



特へ 16
2752
25



門 16
號 2752
卷 25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祭文 三十二首

祭張府君文

嘻噫府君皇造弗竟摧峰涸瀆仙範永鰥遺蛭在木
嗣人東奔扶服修轂群夢畢奏自身曷贖長吏邑填
戚黨巷哭噫嘻傷哉我聞在昔張仲孝友爰播江漢
胤滋孔阜曷式廓之府君其後肅肅儀羽温温璫玖
異學錄累宏識川受植是禾黍其稂莠令名長裕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

昭和十六年
一月十九日
購求

奇數鮮偶孰抑之窮而瑟是工蓄踰半豹藝匪雕龍
縱心條暢攄藻遐通威鳳匿彩白駒咏風茹德服儉
樂憂泰窮奕奕嗣人冠弱明奮砥業好修以有嘉聞
初矢法曹戒喜平愠天卿是遷百辟其訓手疏目計
劑等稱分陟賢忘庸片壬服明靡最弗具有秩用章
厥推伊何惠綏寵光鬼冠既加朱紱斯皇服君之教
君食其報報君之優君歛其休室靡改辟躬曳故裘
輿馬佚素僕從簡脩敦行益勅擇語寡吝世緣匪絕
貞標曷徇置身澹泊黜意榮峻孰不百年竟睽耳順
噫嘻傷哉豈仙者流而厭塵駕宜契脫履追縱大化

武陵南溘靈館幽榭或游其間曷辨晝夜靈輻頓遷
廣陸屯遭白揚噉號悽咽流泉纏悲薦紳矧茲象賢
敬因執紼陳我鄙言噫嘻傷哉尚饗

祭御史大夫屠公文代家君

嗚呼屠公古所謂不歿者其人非耶已矣不復能為
天下借公矣公繇御史起家數更踐雄地晚自大司
寇為御史大夫其登朝亡慮五十載後先太半執法
而會主上神聖手三尺諸法吏佐意而治而公毅
然必達所不可為副相握風裁紀行且盡上獨無
以久孀也諸從郎署婁起同列褒然而顛白者公

上獨無以老厭也。公滿九歲，上計獨得賜秩一品。年七十乞歸，獨留沒獨數厘。主上悼念，豈其無嚴公且私之耶？忠信孚尹，精神流通，始若落然，終則擊如。蓋天下不以歸公之賢而以謂主上之聖。始某則聞屠氏有御史大夫二，俱為太保。丹山公於公伯父也。公早貴不及而晚際過之，世所稱於公者，赫焉公廉足以周身而不形人，汰勤取於成事而不趣人，先其直中人諱而不見怒，其名居人仰而不見忌。天下有慕公者，不能以其慕而近公；天下有不便公者，不能以其不便而無推公。公之歸殆有餘地矣。某往

屬吏事公，公亡少我進而惠教之藹如也。度無以報公地下，敬為主上扞北園，飭桴鼓之吏，冀以效國士知公，其與我哉。

祭尚書朱公文

嗚呼！太樸之真，渾淪敦龐，至和之精粹，夷冲融漓而未罄。乃有我公，褒然其廷，昔在

孝宗玉堂，徊翔金管，從容依隱，自完與物無恫。退不必後進，不必先白馬青袍。三十餘年，晚佐邦禮，乃握留銓水壺，大鑄鬱為時賢雲衢。在武脫屣超然，稱篤不任唯。帝曰：俞優以傳籙，翼以安車，懸之里門，望

廬而趨童稚失年氓叟忘愚進各以意怡怡于子環
堵蕭然左圖右書長吏伏謁歲時而已動容自規言
咲皆體穆如條風澹若玄醴抑抑武公恂恂夫子無
懷之日畏壘之里嗚呼百年而守嬰兒掃榻委順飾
巾待期生人多澆焉能留之大化既還誰為叩之醜
翻消泆衆啜其醜攬挹曉詠日啓日迷嗚呼哀哉洞
庭涸流吳山削芒公追胡髯以御
孝皇聖澤永閔賢風凋亡徵詩百身遺聞在邦何以
奠公束芻椒漿嗚呼哀哉

祭伯父文

嗚呼三月而中表兄自家來謂以別請伯父也伯父
酒之曰若故游青州兵使者今復東平青州作何態
使者何以治之狀因為抵掌談說山川莽蒼土風雄
豪與使者拮据勞苦良悉伯父踊躍慷慨謂中表此
子吾固悉之吾安得壯而偕若游乎世貞怪問何以
無書也曰是將受書夜忽疇下數十行委頓不支耳
而以脊後命世貞大憂恐疇下非老人宜也然念伯
父氣充而澤善飯故多陰隲豈其盡於此哉亡何有
葉教授來言家之人嘗過王氏里見其老人聚而咨
涕少者狂走無次也曰王氏其有戚乎逼而窮之不

答世貞益大憂恐心語夫老人聚而咨洩者感澤深也少狂走無次者驟失依也非伯父誰當之哉然竟念其氣充而澤善飯故多陰隲豈遽盡此也又旬日而得吾父書矣以計來嗚呼伯父棄諸子焉之耶始也一再疑其疾而不能走一介之信也既也聞計矣而不能棄其官還哭也疾而母以躬藥饁也物而母以躬含歎也葬而母以躬窆窆也非人哉世貞也猶記曩者癸丑之秋決獄過里中北也伯父舟祖於吳門世貞固戀戀不忍驛伯父正容謂曰若以予老耄而汝兒女子哉若辭書生為天子李官七尺之是

卹而三尺之是抗夫昵昵杯酒道疾苦不休者兒女子也若異日得謝歸雁行而差池以游則度幾馬世貞長聽如教別久之屬主上以兵革寄吾父宮府之外三輔七萃女寔將之其敢以手足請也夫世貞復出治獄矣東藩之臣矣中間可飛傳省謁不則解綬易也胡為乎不歸哉即世貞旦夕歸而趨菟裘之茅花竹鬱然而流涓然而岩巋然伯父胡在也即從卷草杯土中酌伯父呼而莫之起也嗚呼非人哉世貞也吾曩者蓋微之伯父好從容立談夜分客疲欲倒不移足也為象戲累百千局不飲而為款宵之

宴質明無垂睫也。受乎方瞳耳垂珠而聽聰鬚髮飄
乎甚鬢世固未有如此不百歲者也。以故吾父子得
稍自安於宦。今又何及矣。非人哉。世貞也。雖然伯父
春秋七十而加八不少矣。諸子孫即仕少起無韋布
矣。生不為京朝官而章服者二十載一日矣。董棖崔
嵬而造雲不山而巖居不泉而沼居。出有乘坐有榻
老而聽聲被色別味矣。母政於國而政於家。乳哺貧
者而師其愚者。鄉之人尊之為鄉先生不敢慢矣。凡
世貞所為悲者。私情耳。履順而來履順而去。伯父固
超然洋洋哉。世貞抑又何言也。

祭故思州守毛翁文

嗚呼公故三公子為良二千石又為二千石。父不為
不貴春秋八十有三不為不壽。乞其身於盛年以詩
酒自放烟霞丘壑之所私。畀而領袖者不為不樂。有
子十餘人諸孫二十餘人不為不盛。履順而來履順
而去無苦感痛痾以撓其歸。不為不適。而追其沒也。
薦紳大夫士以及田畯傭販豎子之流。相與咨嗟惋
慕。慨然若有所失。皇皇然思欲挽公之駕而不可得。
蓋不以久有公為厚幸。而尚以驟奪公為深惜。公之
及事文簡公也。天下之輪而朱蹄而肥早莫於毛氏。

之里門而公忘之。追文簡公捐館以言禮事忤新貴人日齟齬其後而公忘之。公自禁近乞分司留京又自留京守瘴鄉而公忘之。公之子柳州君又先公逝而公忘之。公之存固已久與世忘而世乃戀戀於公之歿豈猶遺公于中而淺公于迹耶。譬夫王之峰巒之流嶠崿演迤以為常而不自覺其高深一旦峰摧流涸墮乎其改觀而旁人之相與指而追其高深之為益固也。嗚呼公余丈人行則以戚屬故置余小友之席日余治居邑旁誅茅構容膝之圃公來言曰若柰何。陰卮酒而不一試吾履乎。予謝圃未成公笑曰侯子之圃成而飲吾吾老人不能待老人知且不知夕也。自是一再過吾圃圃成而公遂絕跡矣。嗚呼公真知命者哉。余茲姑絮酒酌公異日祠故南華真人柴桑香山二居士以秋菊寒泉薦之而配公於其側公寧無莞爾而笑也。耶尚饗。

祭黃令朱隆渠文

嗚呼朱公頽然而赤飄鬚渥安觀者改色雅步若規吐辭如剔。宅易居平推裏洞膈人亦有言古之遺直公車屢却專城攸在維嶧無歲以政為歲左食右粥肉彫筋瘵無小無大神君子賴人亦有言古之遺愛

赫赫臺旌。壘書用馮。膠東遜質。道州避能。鼎事垂期。
服憂東歸。改令甌海。卒困島夷。公衡吏民。以城無咎。
謳歌甫畢。譏讒隨輶。銅墨婁新。丹赤猶舊。嗚呼朱公。
自嶧而甌。文登為三。厥政靡怠。于心曷慙。零雨其東。
飄風自南。彭澤既鮮。柴桑多暇。玉潤華國。蘭芬榮樹。
徊翔藝圃。浮沉酒社。虞淵未息。胡遽長夜。嗚呼哀哉。
唯公寡友。友于父子。以逮兄弟。惟子父子。愧先公仕。
唯予兄弟。偕公清泌。公子我女。姻媾永締。日公邁軸。
見余箕裘。欲語中咽。數迴修眸。不朽者心。我任公謀。
嗚呼哀哉。

祭周中丞文

惟公名世之賢。天挺材英。言為國華。用為國禎。筮令
江右。焯飛俊聲。迴跡栢臺。衆推老成。惟我東南。靡匪
寇武。公駮至止。爰剔爰撫。惟歲不仁。佐寇為伐。惟彼
土田。白若甌脫。公拜自靖。以獻天子。請賜歲租。與
民更始。食公粥。公人頌戶。祀謂公寔。兼武備文事。南
距吳會。北奄徐之。籬籬青衿。是翼是匡。公晉中丞。仍
故開府。玄黃在籬。漿酒在簠。若士若女。公所哺乳。拊
而循之。厥施逾普。公撫江右。如丁奏庖。若然中音。肢
理不撓。胡步趾鼎鑪。而中道奪公。大造既艱。長筭曷

庸嗚呼痛哉公神在楚公魄在越公澤在吳廟宮永
揭三邦之思匪日而月不佞小子辱稱同行公惠好
我時登予堂尊酒陳心慨焉以慷望彼山陰恍如山
陽嗚呼哀哉尚饗

祭鄭封君

嗚維懿翁古之遺直系出廣文里標通德毓秀合浦
騰躔南極宗靡間言室鮮違色衡荆偃蹇軒車必式
乃有象賢羽儀上國蜚聲縉雲流惠馮翊云胡不吊
殞爾長息萬里飛音百城纏惻霜羽夜號冰蹄晝拆
故廬匪遙冥軌長隔我寓生芻其人如璧彌年曰胡
貞復曰白請用謚公永垂懿則

名宦祠奠先公文

嗚呼惟我府君撫有浙人謳謠勤思十七其春食報
不佞爰列明禋時維戊辰祠之明年惟貞小子寔叨
甸宣徘徊學宮碩瞻豆邊灌醴崇肴咨嗟涕洟恍若
靈旗來格於斯德澤如新徽儀莫追胥撼東濤岳表
南枝亦有肅愍府君四之惟貞小子寔愧纓弁自今
而往敢矢厥願進不蘄榮退不謀便言不獵名事不
避難庶幾九原藉手以見嗚呼哀哉

祭瞿宗伯文

隆慶三年己巳夏六月故少宗伯學士昆湖瞿公卒
於家又三月而其同年生王某始聞訃於武林又三
月而某以遷山西便道歸里始克絮酒炙鷄為文而
告公曰嗚呼當公治博士家言其雋永之趣則躍魚
而戾鳶精純之語則玉琢而珠圓真足以鼓吹六經
指揮百氏而名不出於里閭之間及其冠南宮對
大庭一日而獲天子之顏為之播其名於九土而公
顧退然歛五色而就吾玄公於古文辭得歐陽氏家
法且順風揚聲不脛而馳贊幣踵門門限欲穿而世
之所深慕而群羨者乃竟其已弃之筌先帝拔公於

二紀俾之御簪筆操水鏡於禁庭留銓而當尚默之
世公意鬱鬱而不得宣迨今上之龍飛公特簡在而
佐容臺禮樂之柄公意亦欲有所吐而竟以病而歸田
吾吳自失朱恭肅公日夜求典刑於老成意如公者
足以繼之恭肅之模楷吾吳垂三十載而公乃二載
而遽僊夫造物之生公其厚公也恒有餘而其所以
生公者恒嗇而不究其全豈民生之多躓其未究者
恒君子而究者或不盡然抑末季之精漓德之厚者
氣或薄而不永年至於公之所嗒爾而無憾者獲以
人事君之義美利利天下而不言不佞齒少於公而

以鄉薦之舊幸從公而周旋中間二紀所遺升沈離
合之跡真若石火之與電烟然則僕之尚存者何足
多而公之前往者亦何足憐也耶尚饗

祭李縉雲文

嗚呼彼造物者為有意耶抑無意耶而生我公有意
耶而公為子而子於人為父而子人之子而弗克樹
其宗良於學而不能獲一弟良於政而不能獲一善
遷以終無意耶乃王公之度而愷悌溫恭乃王公之
趨而詳雅淵通去其令而令之父老子弟若執然而
失怙去其鄉而鄉之薦紳士民靡不咨且而悲恫然

則造物之於公不必其有意而無意而公之獲固氣
有嗇而理有豐拮据之吏服公廉而疑其簡操切之
徒愛公慈而病其容食公德者固以喜公之施而慮
其不可繼為公謀者憂其不問家人產而竟其身以
窮公惠利之念寔欲流通於物我而無間廓大之度
至於齊得喪忘彼此盡一切有為之跡而屬之空公
固不為竺乾漆園之學而居然有元魯山陽道州之
風嗚呼公病以酒骨立而僂為公覆卮公不謂然進
公一觴公當亮焉蓋不善酒者謂公以酒而夭其年
善酒者謂公以酒而全其天嗚呼哀哉尚饗

祭封君王翁文

嗚呼王公卓犖其材試而不竟以貽後來公有賢子
三為大邦所至 爾書唯龔唯黃惟吾吳郡
天子外府守曰咈哉余嗜余苦公來就養曰且去汝
汝視吾橐吾不愧父守遷憲臣文武提衡大江之南
四獲所馮載綏關中袞衣西征公以益貴憺然不盈
營營青蠅乃搆萋菲公子于歸公司其篚其篚伊何
圖籍而已易嘻而俞汝不愧于大明迴空魑魍斂藏
狀狂水渙遜哲彙張中州之臬公子翱翔天假蜀遷
以休沐便乃視公藥乃視公含怛然而化用表無憾

貞未識公厚公子友意其為人魁碩朗秀蘊玉懷珠
肯堂允構昔以百年祝公眉壽百年已矣頌公不朽

祭徐處士整文

嗚呼惟公孝友天植明哲內慈以儉起家以寬息之
豁達坦洞不為城府大璞未琢德機恒杜望公之里
如登畏壘入公之居如遊華胥與公從容藹若春風
與公酒語幾忘我汝日公之疾當予在苦存不臨訣
歿不視含河山步武千載一旦公時辟穀猶謂其子
促製季雅二王歸矣未遽浮白姑以此始引不能騙
顧而色喜殫然就化夫復奚言所不忍舍良友哲昆

若下名醞碎疆之園嗚呼哀哉縱子異時強從仲遊
誰為投瓊誰與藏鉤夜臺冥茫誰作酒友酌公一卮
復能進否嗚呼哀哉

祭死馬少卿徐公汝厚文

嗚呼公之長貞十有七年其為外家於行獨先差池
膠庠鹿鳴賓筵乃至南宮雁塔標騫試官棘寺托乘
周旋獲齒友昆蘭芬石堅子畧鳩司公宰鳧縣公入
留臺子副外憲公浮子沈子出公入示跡參商寄心
膠漆懋生也晚進之小友抨權方內謹浪杯酒時謂
阿季不減元方世無二賢孰賞吾狂余有弱息名字

厥子其儀不忒其室孔邇公有色市覲子則和公有
厲聲答子則嘉柰何棄予而即沈冥巷哭途嗟福善
曷徵嗚呼哀哉公之宰縣謳若卓魯公之入臺鮑氏
其伍既巡河中乃有魯邦吏畏民懷春兩秋霜十年
之間再被金緋直鈎弗餌投竿遽歸公所察猾若鑑
擢毛公所扶良若土培膏公所薦友甚於急已公所
推表洞於見裏公所面斥人無背議人或忤公公不
留伎叔向遺直子產遺愛百身曷贖一往千載嗚乎
哀哉

祭憲副張君鳴德文

嗚呼公逝矣而太夫人有垂雲之痛遺孤藐然稚也
公胡以能逝耶以為有天也而公獲壽僅踰艾其藐
焉之孤成未易也以為無天也而公尚有老母有藐
焉之孤足嗣也公病且一歲而不聞其破貨而廣醫
知以為愛家甚於身不知其虞傷太夫人也余訊問
之相繼公必謹書而報有瘳知以為諱疾不知其寬
余憂也公既以瘳聞而又云遇所謂異人者膏傳之
而病株悉拔余是以翱翔乎洞庭而未及旋乃公淹
然而遽歿既不獲視公之含又不獲奉公之成言以
撫其孤而知公惓惓於身嘗者欲有致而不得發嗚

呼痛哉公也公節惠之政不下古循吏僅至一監司
而世遂與之軌迨其聽移也士林望其復出竟浩然
而不可奪其謀物禔身術足以長有位不五政而遽
歸其專氣致柔道足以長有生望下壽而不可希然
至於口不挂臧否人以為如阮嗣宗志不戀崇顯人
以為如邵曼容與之接者藹乎周公瑾之醇酒而過
其里者恂乎萬石君之遺風名不必隆而取近實考
不必遐而取吉終生既稱順歿亦奚惆嗚呼我有不
腆之羞以侑澄耐薦之公腑不必自口公子我壻我
女公婦所不能一二盡者公之生前所可自矢而求

效者公之身後公而有知為我肯首也耶尚饗

祭巡撫都御史林公文

嗚呼林公昔在先朝帝驕窳窳為厲為妖血牙銜生
流腥市朝公衣繡衣斧其旅要九閹呀然天聰忽昭
潛藩陸梁幸客囂叟鱷鯢既尸魑魅永消公遷中丞
以奠南紀益務寬大與民更始虎而冠者戢其翼趾
爬搔苛痒俱大歡喜藹然仁聲而濩問里墨吏風解
上滑茅靡凡所陳奏靡匪國體昔余北還謁公臺
端坐削威稜立吐肺肝卹烈褒耆先君與旃雖屈蠅
營無垂壁完人亦有言知己寔難越藩之行公困適

軸望而不見我心如愬手編示我後先諫錄霜飛白
簡星璣丹牘予寔尾驥謂予弁玉與計偕來五內傾
覆讀弗能章且乙且哭嗚呼痛哉事固難言天據公
才而畜其全天壽公名而大其年授公大阿使掃巨
姦尋室其銛秘弗使宣驟予之官驟奪之權世所覩
者電光石烟其不朽者高山大川嗚呼痛哉儲眷海
江拉然崩矣梁棟社稷若然傾矣赤幟正論漢壘平
矣推轂賢才齊輪驚矣有有崇俎有酒清矣為序序
公公如生矣嗚呼痛哉

祭劉司馬文

隆慶已巳故少司馬羽泉劉公卒於家明年庚午春
二月其友人山西按察使王世貞以便道歸里始獲
絮酒炙鷄為文而敬告之曰嗚呼天而無意於世耶
則材者不必庸天而有意於世耶則材者必見庸庸
者必克終然自其有意無意之際而窺之或始嚮而
中旋輒或行道而數已窮當公之四十而尚滯學宮
困公車也寧何異於馬周之在新豐及其入諫議叅
銀臺佐太僕尹京兆而伏鉞於東南者近天下半寔
庶幾乎中令之佐太宗人見夫 天子之急於貴公
以為幸而不知其重於托公者蕭相之未央與諸葛之

隆中公一試而昔屋崇再試而白羽息以為臣人之
偉烈而不知要在於 天子之能畫用公然公雖歷
官近十轉躋八座而中間用之得畫者不十餘年而
遽阨天下猶以用公晚而奪之速以為斯世惜追惟
先帝之末造屬明哲之屏斥公優游於水火之政府
其賢者固愛公之心而不肖者亦愛公之跡迨泰二
之中吉舉百器而陶甄天下得公之心者固遜公以
為賢而僅得公之跡者亦念公才而不忍捐蓋公之
圓融委暢若流水之行地而其明白洞達若星辰之
麗天公政在鉞而行在吳今其悠然而社於鄉者稱

鄉先生歸然而廟於官者稱賢大夫公之生死於天地間庶其不孤也耶尚饗

祭參政周公文

嗚呼當公為循吏於嘉靖間天下莫不知胡以岳伯之重而卒然見中於單辭中公者亡何而事敗天下方以公之去為恨而以公之白為快胡快公者終不能勝夫中公者使公竟老於睚眦彼薦剡之數騰意朝上而夕報庸胡斤斤然守故典歷以虛名而被躬豈所謂公論者或在下而不在上抑所謂故典者寬於衆而獨嚴於公嗚呼道之行也否也行或使之否

或尼之公伯僚其如命何而臧氏子亦奚以為吾獨歎公之才不盡究於國國不能盡究公之才志士感慨乎毀譽之倒置仁人惻愴乎民生之多灾雖然公歸而政僅一家德僅一鄉獻納不達于九重月旦不及乎它方造物者猶靳之而奪公於尚強疇三事大夫疇黃耆無彊昔求伸於咎繇今將以問乎巫陽嗚呼公貌若嚴冷而即之子易辭多伉直而綽有蘊緻粥粥乎而中有聞斷斷兮而實多技今皆已矣還之冥漠典刑猶在音徽不作元龜何寄史狐何托吾儕小子通家承學獲尚公晚念不數數獨以襟期置之

鴈行所欲報公齒吻不忘敢即總帷敬酌椒漿有涕
莫揮黯然神傷嗚呼哀哉

祭學士華先生文

嗚呼世復有言準動繩覲若畫一如公者耶深謀訏
算材梓種漆如公者耶急友崇師飯不虛德如公者
耶公以學士顯嘉靖間如椽之筆數勁而天下若以
為未究於用及其歸也為德於鄉霜雨以時為政於
家儼若神祇雖公亦忘其身之弗庸而天下若以為
頗見於施蓋公之所欲為者付之及門之弟而其所
有待者乃在於象賢之兒人覲公之辭祿而素其封

不爵而若寓公非邸而朱其宮以為穹奉厚饗柰何
一旦而舍諸而不知石渠之地法從之貴公所得於
盛年者固超然其若無也公真丈夫哉公真丈夫哉
愚尚友古昔請得以白香山而擬埒彼其邁世軼塵
之度難進易退之節詩則長慶取其宏而巖居取其
潔固已易世而殊轍矣若夫山林之歲公輒羸其一
紀東亭之為山與蕩口之為水吞八九乎履道之里
玉樹者三固不若龜兒之一猶子也彼猶慕堯率輕
海山而不欲歸公今返真之宅彼將御風而莫追矣
嗚呼歲癸在卯公以文衡衆凡百三十有五其最少

者為貞而髮且種種俯仰存歿能不痛哉公不朽之
寄數借於愚壽石豐珉大書特書而今一觴幽明遂
殊愚言倘徵公歿豈徒嗚呼尚饗

又同門祭文

嗚呼有赫華宗其指幾兆鬱為聞人服休秉要而至
於翁尤以文耀中秘萬卷鬱盤厥胸出而試政國武
與戎如刃發硎若流決江惟王議典乃鳩耆學校史
蘭臺橫經虎幄公於其間五鹿嶽嶽少所齟齬拂衣
東歸歸而為德以時樹滋五服之內咸食其施內規
外矩行自中倫鄉有達尊家有嚴君過者必式萬石

之門曾是喬齡而誤服食譬彼岱宗黯然失色摧大
夫松裂丈人石嗚呼疇福有五誰邁其全至於考終
翁始備焉其更羸者多子而賢不朽有三疇其企止
曰德曰言翁則居二其未竟者或功而已古稱薦賢
厥唯上臣癸卯百士濟濟恂恂益以南宮又若而人
布列中外俱稱國楨櫟如濟等亦忝同升以此頌功
厥功亦弘有幣在芻有酒在絮睇瞻南雲長路伊阻
遠慚南州走勸府主嗚呼哀哉

祭大司馬劉端簡公文

嗚呼某以按察副使事公也公蓋撫山東云而是時

捐音員除杏
礦璞石曰銅鐵
之生多連石也

瓜血瓜

辛臣司空趙者統天下兵出討倭檄公以三千人會
師公第以三千人往而弗身會師也則又責犒公第
令有司犒而弗捐撫爰贖也曰吾撫臣體故爾司空
趙恚之甚然莫能誰何公而 人主方下詔採青齊
礦司農緹騎絡繹旁午公以少礦應則忤旨切責公
不得已則少以益礦應礦且盡而司農緹騎責未已
某乃其實以狀請公持之久忽慨然曰礦瓜果竭矣
人臣而剥民以媚吾君吾弗忍強所無以欺吾君吾
弗敢立上書得報可公生平居官大節惠政無慮數
十百指而此則某所親得之公者公及某事未半歲

而遷欲薦某及今王司馬遴而厄於例不果則數屬
代公者曰慎毋失此二人也蓋又十餘年而三公九
卿舉當為撫臣者公卒以某應嗚呼公有一介不取
之守而不見廉以使人名公有百折不迴之志而不
見節以使人畏公有推轂賢士大夫之風而不見恩
以使人感公有大海納汗之度而不見狇以使人狎
其始也雖名為親相知者見而有所不能盡而其終
也天下聞而俱信之以故再起再乞休復起卒不起
脫然若浮雲之在空而靡所礙藩臬者半海內撫東
土治留儲督衛兵六卿之長居其三而天下猶以為

未究於用壽至踰七袞而天下猶以為未究於享賜
祭予葬易名之典官師之秩游下而天下猶以為未
究於報何者其信之也某不能棄官而臨公之喪以
從執紼之後又勅於文不能擬招續此以使執紼者
歌之且老矣其能報公耶不能報公耶皆未可知也
蓋聊以寫吾私而已

祭封官保大學士嚴翁文

嗚呼世所豔稱箕錫華祝得其一者亦足稱福矧翁
于茲靡屆弗篤翁有詰婦室而拮据賓饁師機百指
怡愉泊乎雪顛翁尚稱夫翁有令子為 帝師輔水

鏡東銓冰壺左序泊乎賜金翁尚稱父翁有聞孫履
素刊撫崢嶸藝文委蛇規矩泊乎策名翁尚稱祖天
書焜煌丹壘殷鮮虹玉團腰虬錦覆肩歌吹樅考垂
三十年虞峰標峙昆湖鏡滙豈其相廬而為畏壘翁
若慈母曷不來止覲翁眉宇藹如春融粲齒樹頽穆
如清風方寸之間廓如霽空行不擇名處不違則稍
有居間靡匪解釋退而示人亦無德色于公高門厥
身尤厄惟慶登庸已亡萬石惟溥庶幾頗慙鼎革自
有中國自有人倫自有胄族自有薦紳富貴福澤翁
疇與隣嗚呼南箕歛鏐羲暉汎駕奚不百年而遽長

夜溘然留餘以還造化音徽雖邈典刑未謝世貞視
翁寔大父行懋也晚收令子門墻無夢可悲有頌是
襄暫憇仙遊惟我一觴嗚呼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祭文 二十二首

祭楊襄毅公文

於惟太師光輔三帝出入將相寅亮天地武鄉汾陽
合而成公為勃為崇乃其下風束髮登朝四十六年
如雨霖原若舟濟川勤瘁厥躬敢以劬告尺一甫臨
單車就道家有五龍咸疑其角緯武綱文賢科繼鑠
金紫侍觴銀青薦簋玉帶袞衣夷猶其裏天不愆遺

竟殲此良砥柱中摧台堦拆光凡公之榮舉世誦希
泊公之哀薄海纏悲而獨貞等銜國士知物情所棄
公獨收之貞之不造自竄田里公兩秉衡再起再徙
懋知從兄既弱而卑亦一起家仍為徙官重明麗霄
不遺覆盆援枯就榮使得稱人矯矯應龍不厭雕虫
採華登實同升諸公俯仰宇宙知我者獨九原可從
百身莫贖公神流行不忘魏京敢托椒漿一伸鄙誠
嗚呼

又

嗚呼公棄士庶垂暮年兮人之痼公若初暝兮鬱鬱

佳城公將旋兮煌煌一制詞麗中天兮惟彼襄毅為
國經兮粵項若韓既秦程兮靈寶晚庸豎侵衡兮得
公一支以易名兮內外賓服可謂正兮安民大慮是
曰定兮留侯為成取立政兮武鄉危身忠斯命兮公
之擬之疇低昂兮公其喬崧峙中央兮時出草霖沛
四方兮又似震霆摧八荒兮金石其文公遺蹟兮金
玉其昆公遺澤兮六十六年有涯者識兮百千萬年
無涯者德兮

祭李于鱗文

維隆慶四年八月十九日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滄溟

李先生于鱗卒於苦次其友人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孤子王世貞聞訃之一日不及為位而以家艱歸至
明年之三月壬戌朔哀毀小定乃始能為詩百二十
韻以哭之又為文一章絮酒炙鷄裹糧授其僕之濟
上而告先生曰嗚呼惟子文章珠藏王府示世模楷
為明粉黼獨立熙臺子鼓余舞炳烺長夜追琢萬古
余所心悲鬱曲齟齬千二百言亦足以吐其未竟者
酹而告汝音署爽鳩從若風虎為郎序遷不隔跬武
消霜晝粲白日宵炬子前西逝余亦東邁高揭二華
崖峩岱泰黃河其間烟一衣帶玉女騰喻海若橫毗

子之挂冠鳳矯鴻塞余嗣解組屈蠖哀蟬清泌衡門
其跡則然所不接席俎垂十年聖人中興纁帛交貴
子時幡然碩我色喜當為女先女其強起余謝不可
子曰毋爾疇族女讎疇燭女幽得不思報節士所羞
女以佚歸造物所仇雪涕而冠寔惟子謀旬宣于浙
從子之後汴繡子被晉斧余授太白配月俯視列宿
雲物睥睨風雨潺憇子之詰妣悠然見遺扶服修途
弔影總帷小人有母能不攢思美疾朝聞夕而拂衣
奎壁曠翳滄波竭涸忽傳子耗既疑且愕曾未回睫
家禍亦作髓淚駢枯肝腑寸鑿嗚呼哀哉人生鮮懽

惟事父母生我知我爰及朋友一日盡矣膚立同朽
惟余與子匪但三益薄祿微聲以逮休戚凡子先軀
余必偕值子今溘然視我若捐余獨何恃而能久全
余復何心而游世間子困尸讒余困人言存者受憎
歿者受憐嗚呼哀哉惟昔濟上坐而丙夜執手浩歎
誰為來者尼聃睽則軻周分駕邈爾漢季為兩司馬
不聞揚扈以紹謨雅蘭金協契山水齊徽惟余二人
開闢所希浮生如寄胡能不歸金石可泐榮名庶幾
言猶在耳其人已非嗚呼哀哉子之遺孤駒而汗血
子之遺編家傳白雪有承相在戚若昆弟二三友生

其進未已素車雖杳班管婁紀人誰無死子死可矣
嗚呼哀哉尚饗

又

嗚呼自子之歿僅四改歲子之遺言四馳遐裔國秀
嶽靈珠叢玉萃辭百其家翳子是最走北地壘衡揭
赤幟當子鋒者疇不辟易唯是屬文以瑜來擿謂若
龍蛇夭矯伏匿殷彝夏敦款不易識雖則不識蒼然
其色子之生存目無萬古謂子萬古衆未子許謂子
一代能不子迂不聞曹劉嗣業盲腐專至且鮮無工
獨汝以此蓋棺亦可矣夫子書之行卷三十餘我不

敢秘亦不敢居爰櫛其梓以授兒駒薄有椒漿附言
區區帝省人文上宰斯薦嶷嶷伯玉入領樞轂吳徐
息搏分贊外服司僕之寄借及不穀所謂小美秩宗
攸屬凡子所急靡不來復唯子兒駒尚蹶文戰魯衿
未改泌饑猶戀下蔡銜哀總帷罷繚素魄心折清霜
髮變嗚呼哀哉念子支牀余方薄游道遠且難莫挽
霓輶生慚中散死愧南州長此大招以比吳鉤悠悠
古今旦莫之期後子而生獲奉差池偶後子死亦復
幾時不晦者心不朽者辭嗚呼哀哉

祭宗子相文

維隆慶二年戊辰秋七月戊申朔越二十四日辛未
友人吳郡某謹以斗酒炙鷄哭告於故宗君子相之
靈曰嗚呼禮在朋友不哭宿草子之逝矣其草九天
胡為過之使我心擣維昔龍蛇寔在庚申予鍛於羅
以死美君君未歸土予始稱人其往則遐其痛則新
嗚呼哀哉長淮北帶大江南襟中為巨漚涵珠毓金
以有宗君秀發藝林應籟長鳴萬竅俱喑螳觀一世
虎步千古鞭齊扶梁出風入雅咲謂濟南齊盟狎主
神悟獨劄力排衆許是時相君兢兢吾曹屠裂詩書
燔烹命騷君辭司封閩藩是勞務屈夙好振其馱

時維歸師若豕奔佚君殞其牙奄爾惕息民毋遜兵
兵毋遜敵續之粥之我嚴我慈緩帶褒衣儒而將之
遂遷學官既吏而師鳩音來柔左矩右規其言孔布
其身不作斗隕中霄峰摧半嶽麓社沈光延津化躍
廣陵絕絃七閩蠡鐸嗚呼哀哉既奪其年又斬其後
君有高堂誰服左右君有遺編誰與為守豈乏令昆
豈乏哲婦孤魂異域靈柩京師添燈久湮黃腸欲隳
群鬼有托君獨疇依人生至此天道何知嗚呼擲筆
之章精光燁然君實騎龍游崑崙顛我敘君詩比於
青蓮其以君傳億千萬年余既奚悲君亦奚怨嗚呼

哀哉尚饗

又

嗚呼子相之化垂一紀餘而始有茲苴又二載餘而
余始獲以椒漿慟而酌子土子朽者豈日不朽者神墓
草未宿遺言若新余欲無子慟疇能逆予淚而使不
流余又安能起子於九京而薦余之一杯嗚呼庚午
之秋于鱗亦逝豈子厭脩文之廬而亟舉以代耶執
手夜臺契闊相慰亦語子以千古之計遂耶亦復語
子疇蹇策不受疇牛耳以繼耶疇餒其鬼疇豐潔其
祀耶嗚呼古之最殤子安文考後而死者孰壽孰夭

平原二僞監田五秀更千百年孰識斬後凡是兩端
子所素忽精言竒思鬱不得發以讓生存子當立髮
嗚呼髮策策而若磔齒斷斷而相擊聲殷殷而厲霄
目炯炯而如射吾固疑子之猶在徐而察之孤松止
蹠而孤伏匿吾安能司子之遺跡耶嗚呼能不痛哉

祭吳峻伯中丞

嗚呼峻伯昔司爽鳩我實佐公蘭芬漆投赤幟執文
丹鉛索立丁戊之交式過東土公寔繼予以誨齊魯
方舟孟諸並軌梁父霆霹下來霜霰紛如世有太行
我躡公驅飲恨河梁飛思天外接讒昇豺以為余快

公歷天臺仗節鬼方六徂暑寒鵬騫鵠翔謂不仇子
三拜郵書手跡漸非心期未踈白日靡恒或照或孤
公蹠我起夫豈異途嗚呼峻伯人之出處如雲舒卷
何足深語季來治吳日接杯俎願謂王子伯實春汝
予茲藩越將公是篤逶迤清茗凌厲天目忽枉季音
遂壞梁木雪涕懸河流噫震陸嗚呼峻伯公才曷倫
其晉右軍簡貴清真縱橫翰墨鬱蟠經綸分其何樂
誓墓何辛六月少息竟辭家廓公之大節如冰玉琢
桃李霄漢松筠丘壑酌公此辭九京可作嗚呼哀哉

祭魏順甫憲副文

嗚呼哀哉使我獨出而君處吾猶怒焉而不安於朝
忍焉而慙夫野今使君沒而吾獨存沒者固不知而
存者忽忽其誰與語君目睽然而下視口若期期而
不得吐意不可乎一世思縱心于千古夫以予之不
佞而乃屈君之指數君兄于鱗而母子弟謂予騁康
莊而先其武彼新蔡之鋒距若銅梁之膏乳立以豫
章之骨君後參而稱四甫或襲六加七或原始呼五
景爭附而匪標聲相尋而生忤遂令濟上之風猷等
遊理於斤斧彈章肆其齟齬旌書下而齟齬君雖接
浙而去齊世獨何心其詛楚憶癸酉之孟冬君追子
於漢之浦高吟悵絕於黃鶴流藻托慨乎鸚鵡抨寡
和之春雪千秋紛其上下君命笛於桓伊子薦琴乎
阮瑀况流水之在聽忽山陽之悲踴猗歎中興之麟
鳳歎不覩其儀舞有子材且賢麟之趾子鳳之羽君
亦何憾哉當怡然而遐舉嗚呼子相白骨于鱗黃土
三甫之外明卿子與余髮種種顧景而僕未照易顏
所獲幾許生死大夢天地逆旅申椒晚蘭以佐湛醕
匪有存者誰不朽汝嗚呼哀哉

祭故奉化令致仕徐公文

嗚呼古之豪傑於世有數奇而不相值若避者其幸

而得之則膠竈密而金遜判然未有得之晚且難而
失之蚤且易如公之與無似者也公雖少年擢山澤
中間為令輒自免而以文章著名東南即無似亦竊
海內聲然自公免令之日而余以通籍於上京余坐
家難罷青社歸海上而公廢著而游於吳興以故雖
謬從卿大夫之末其所慰而私淑者翰墨之流懿所
跂而猶隔者大雅之典刑迨余強起越藩從事茲郡
而始獲用王江州故事一執雁於寓公之庭方握手
而繾綣若兩畢其生平涼颼為我來流雲為我停當
其揚風雅覈古始派九流陳三表無似霍然不敢以

為憊而至於操柱下之玄竅絲伯陽之秘旨自霏微若
屑玉瀟洒如咽露者非公言之聽而孰聽公驟謂余
有羅先生百三十八年矣書來見訊以三山之契徵
表於瑞夢而期煉藥於玉陽之陘碩刀圭之入口當
羽骨之立成且將遺余以兩丸使獲附於鸞鷲之尾
而余墨笑而不應然竟為公具人徒飭舟楫泛公於
太湖以候羅先生尋聞其至一日未見而病病而亟
歸歸而遽以不起稱矣嗚呼詎意公之所謂夢者不
在三山而在兩楹余四十四而識公公已七十有七
齡識公僅兩月咲語不獲四杯酒不獲三而遽殒然

而就真慨徽音之莫嗣傷逝軌之無憑嗚呼痛哉然
視公之與羅先生則已幸矣公遺愛在邑掛冠脫然
陶柴桑巾車之興五言長城時自雕飭宋左司昆明
之境臨池逸筆窈窕沈鬱褚河南枯樹之遺扁舟若
雲浮空破奇張志和魚父之詠獨其所深寄而自寬
者黃金一成冲舉非艱蓋將天彭大夫之長年卑陶
都水之一官而終其身遂遂於爐鼎而竟不雙言其言
余送公謁羅先生其二章之起語曰聞君欲煉大還
丹與唱仙人行路難空裏雲車驕欲墮風前石髓徒
難喰母乃識耶其不然耶今更舉之以信公於九原

公無繁爾而破顏耶抑為我悽然而長嘆耶

祭岑給事文

嗚呼 天子爭臣分瑣留京扶膺就立澄閣使清肅
肅百僚惟公是程侃侃大議惟公是馮 國有真是
如矢赴的 國有真非如刃鍛敵白簡婁陳丹宸增
色翳公之亨曰昂而革美疾是耽而咎良藥曲木是
棟而畏繩削洪爐叢枝黃金為鑠翳公之屯曰妬而
剥公始一麾猶縮郡符繼適丞公手板以趨蹇蹇青
衫來思伏蒲楚鵬何智嶺鱣何愚嗚呼哀哉龍江斗
隕華蓋峰墜瘴損蒼梧芬收八桂羞彼瓦全寧公王

碎青蠅吊客。虞翻同喟。我不知公公偶。我知雪夜山
陰始成心。期狼狽一出事。多志違公既。知我我乃負
之。我得公訃久。而猶疑絮酒束芻醞。涕纏悲公沒之
後。乃見清時所為世。惜豈獨吾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溫憲副文

嗚呼我之先君。顧俊南土與者。九十公寔翹楚。擢枝
卻詵媿美。游羽遂握臺符。東攝負耄百吏。有曾以避
質斧劑寒。為和拂我環堵。顧念先魄。藁葬何苦。宰木
雖拱。窀穸未舉。爰案于鐸。爰絮于酤。千里南州。以奠
府主。鄙彼腹捫。銘茲劍許。沈葭漸吹。幽谷就煦。

帝卹我君。俾復章甫。公時載巡。飛疏請敘。法寧蔽績。
咎乃隱臚。我實不兢。以成齟齬。公遷于萊。病不時愈。
訖信。僅歸訃音。旋吐豈無爾悲。雲路曼阻。公昔拊我。
今公我拊。公歸冥冥。予蹢躅湊栢棲堂。旅葵生廡。
欲為而宰。而實空窶。嗣噐若淑。無所禦侮。酹公一觴。
聊薦心腑。銜恩狗知。俯仰今古。嗚呼哀哉尚饗。

祭華起龍文

嗚呼始嘉靖間。鴻山先生簪珥而游石渠。席觀之間。
且大用矣。而弗竟用也。既而歸老於慧山。梁溪者三
十年。人固惜公之弗竟用矣。而公弗謂弗用也。何也。

以有吾子也先生之得吾子也晚然能及其身而成高第歷三郎曹最後替容臺典屬國以其最進先生之階駸駸乎顯矣先生歿而人不謂歿也雖先生亦不自謂歿也何也以吾子在也會未幾何而吾子歿矣乃始成先生歿矣吾自昨冬出填襄鄧送家至瓜步以道迫不及哭先生而子之所使迓者其人與書至稱子之病狀云有痞厄積在胃脇間飲食鮮少悴乎其顏余不能先生之悲而吾子之病是憂何也以吾子為先生重也春而吾子復以書來請文先生之墓而告有瘳矣冬而吾子之使來而不持若書怪而

問之則果以是疾彌留矣嗚呼痛哉先生之所望於吾子者何如而遽此極也若年未三十於先生不逮葬有老母不逮養二弱稚不逮長辭故已窺建安之藩而未及啓文若已履昌黎之階而未及上然則子之所以不死者方有待而其所以居死者殊無當也吾有女獲事子而不待以死然死未幾而子繼之則其所不永偕者室而其所永偕者穴矣嗚呼吾不十年而哭吾女今又哭吾子人生於茲世何如也其少者壯者皆已骨而老者猶戀戀於世鞅而不得歸能無黯然而內悲今以一觴酌吾子子識之吾且歸矣

歸而有所以為二孺子庶幾報先生於九原而存子
一棧之遺嗚呼痛哉

祭誥封嚴母呂太夫人

嗚呼疇不有伉惟夫人伉衮衣偕羞翟芻以相疇不
有嗣惟夫人嗣手握大斗斟酌元氣疇不有養惟夫
人養鼎釜之腴分大官餉疇不有歸惟夫人歸柱石
在堂庑玉相輝疇不有祀惟夫人祀宗伯司之饗殮
牢醴疇不有塋惟夫人塋司空佐之金吾復壙貞山
之陽鬱芊佳城大隧豐碑三公九卿千里而內守令
攝統及鄉先生牛酒上冢嗚呼哀哉婦德幽閑譽不
上逮揚于王庭有來綸綽女教靜專不出閫幃能使
邇遠備榮致哀夫人休哉 天子所貴夫人仁哉太
保所啓視不佞貞寔大母行永媾慶門天作之祥敢
攀崇楸以酌鬱金冀駢雲車儼其來歆尚饗

同年及通家子合祭陳夫人文

嗚呼惟少傅公為國碩臣偃蹇厥助以耦夫人惟夫
人不厭荆素以佐少傅公五絕之節而式是百辟也
則 天子稱儉德焉惟夫人不憚拮据以寬少傅公
內顧之憂而一志於國也則 天子稱勤德焉惟夫
人不猜小星以均少傅公逮下之澤而薦生嗣誥也

則天子稱寬德焉。惟夫人不勸乳翼以體少傅公
貽燕之思而俾嗣詰之通國籍也。則天子稱慈德
焉。少傅公之歸也。天子既為之續廩以資我夫人
中饋矣。而太史方時割大官之法。醞珎飶以為寄。夫
人種其德而始食其報。則胡以不百歲也。而遽奄然
以長逝。豈人理之不可常抑造物以盈而見忌。嗚呼
天之於夫人。雖稍畜其年。而名寵之盛。與為之伉若
嗣者。則絕後而光前。譬之婺女之精。或少掩於岷峨
而萬古之澤。不竭於嘉陵之川。崇古等昔附驥於少
傅公之末者。視夫人嫂也。光祖等接武而第者。夫人

蓋猶有母道也。聊寫悰於絮觴。仍擬德於東草。夫人
其一享之。毋忘其佑。冥冥以安。太史於孝而安。我少
傅公於老。執尚饗。

祭魏太夫人文

維己酉嘉靖二十有八。紀恭簡公母氏太夫人卒。越
十月庚戌。秋孟。曾孫婿刑部郎王某。遙寓。嘏饌。帛拜
手告曰。嗚呼。太夫人之懿柔。既作嬪於大宗。用篤哉
我恭簡。躋於顯位。亦既有令聞。嗚呼。太夫人之歛厥
順。母亢。母豫。靡改於服素。天不愍黔首。用降割於魏
剪我恭簡。嗚呼。太夫人之順拂。茹荼豈弗苦。曷見於

色嗚呼休哉維恭簡服明訓體學不懈迺與於大道
委全是歸不泯其昌百年胡長嗚呼太夫人寔後之
大耄之朗融優游以終不享其養亦不替厥養嗚呼
太夫人哉

同年祭張僉憲祖母文

嗚呼太夫人歿而諸孫僉憲君以王事不得歸訣也
將無憾乎哉雖然太夫人有孫矣雖不得訣奚憾矣
即某等諸從僉憲舉丁未者凡三百人其以二親在
者十不四五矣其以二親推而大王父母在者十不
一二矣及自丁未而來十年中間不能待身殞風露

比比而况推而大王父母在者又百不一二矣而太
夫人乃巋然獨存若魯靈光也則豈唯張氏之瑞豈
惟我二三兄弟之慶於乎太夫人歸奚憾也雖然太
夫人春秋且九十高矣即慈孫所希覬世固有百歲
者垂及而乍奪之寧無纖忽未愬也今僉憲君出為
天子制使奉壘書以綏寧東諸侯而留其二尊人處
其旨之備於口服綵之備於目扳輿之備於四體不
十年一日耶夫出者以志養而處者以物養太夫人
不百歲可也某二三兄弟抑非同丁未舉也且辱周
旋為僚屬之友敢為文寓絮芻而告太夫人其知之

手高饗

哭亡妹王氏文

歲庚申之十一月二十七日世貞兄弟奉先君子之
喪歸越八日女弟卒于張踰月始匍匐往哭又二歲
為癸亥二月之十日且塋乃能率弟世懋治牲醴為
文而告之曰嗚呼痛哉汝死而令吾兄弟生也汝死
而從先君子地下鬼有知乎哉庶幾矣吾兄弟生為
天地大罪人厭厭之息猶盡也汝死則死耳吾生猶
死寧若汝也嗚呼痛哉日吾與汝方舟而歸而弗汝
見也惧以哀重汝病及見汝且革矣汝聲微屬曰兄

以文章名天下能無意我乎吾時中哽不能對久之
曰即不諱為銘銘汝汝頷首以謝業銘汝矣吾既稱
殘人即銘之而孰信之孰傳之其能為汝不朽耶否
耶且汝之淑德懿行純性敏工吾雖略言之亦未備
也雖然即未備猶能略言之至汝之所以得疾與所
以死狀非誌銘所及也汝年二十且字從先君子於
通之使院火作汝有貞姜之操幾殆坐是心怦怦有
血疾矣癸丑汝歸于張氏屬先君子治軍越而吾使
歸吳兩地烏寇大作先君子拮据矢石間余兄弟奉
老母避地奔竄汝遠虞越而近虞吳至廢食寢幾朝

夕矣汝自是病漸痼秘之弗告也先君子既移鎮薊以老母念汝而携夫婦于官也權臣銜私忿切骨惡語數至汝即憂叵測與老母相對避先君子而飲泣既又不欲傷老母心至避老母而餘泣枕席間嚔嚔然痕也汝病益深矣而猶秘也先君子每一聞胡騎至即奮身出為士卒先汝無夕不搏頰祈天而請救也迨已未之難起先君子方力抗虜已逮使至汝無刻不擗搗祈天而請代也先君子幾死汝亦幾死汝疾始弗能秘叩之醫十無一二治矣先君子中奇禍棄吾兄弟而汝萬無一二治矣嗚呼痛哉吾兄弟生

不肖不能出先君子于窆而又不能醫藥汝以死吾猶具眉目偷食飲稱人於天地之內其亦可羞也已吾之所不能銘汝之事者有二汝之孝於王者也非其令於張者也抑先君子之猶在覆盆也吾餘息之為存者也逮吾屬此辭筆徬徨而再擲淚滂沱而不可揮且語且咽數矣汝聽之其能怡然而甘我飲食耶雖然即向所云得從先君子者大勝吾亦可以自慰矣汝有二女而少孤吾兄弟待之猶汝也其長者撫於吾老母當為擇賢士歸之少者雖依其父吾時時不敢忘也汝之橐裝頗厚吾悉以歸張氏其未盡

者非吾力所及然留以遺二孤女必不食也嗚呼汝少則孝父母兄而弟既為婦則恭以事舅姑而勤儉以相夫子令聲蔚然聞虞城矣汝之志固未盡伸也汝不盡伸於行然無不謂賢也嗚呼吾既不能醫藥汝以死而又不能傳汝以不朽竟負汝矣痛哉痛哉尚饗

哭亡女文

嗚呼予昨歲杪病疴幾殆汝羈於華至癯食寐手治脩脯東走駱驛謂予稍間喜動顏色汝當免身意且得雄以為華慶予亦稱翁汝舅我師書來啓封病瘳不任暴以凶終予時伏枕枯淚垂血強欲含汝展轉莫發汝既長往幾失汝母偕汝季父舟往哭汝維此春正皇霈厥恩予病強起上書國門為汝大父白見沈寃文罔繚繞三鑽其火迨乎議上

皇始報可星披露零改水疲陸始過汝殯一申慟哭素旒欲溜添澄漸昏朝晡上食其盃流塵人孰無子人孰無死我為汝父薄汝至此嗚呼痛哉唯汝大父寔鍾汝愛汝昔啼號謂見永背赤紱旋復丹書昭洗汝從九原以是語爾汝之無知其亦已矣汝而有知能不中喜嗚呼曲房杜徽仙管收謫弦月遂淪疾雲

曷適下絕遺孤上留垂白汝為令女復為哲婦雷火既消於汝何有徒悲汝父徒悲汝舅嗚呼痛哉尚饗

告獄神文

嘉靖己酉孟夏念二日有旋風挾葦席折竿破獄舍之瓦而入墜焉次日刑部郎王某謹以文告於神曰某少時嘗聞人言旋風下有鬼神也今風甚迅異跡所起止若有警焉者意神或較共事之弗虔歟或論死死者之未麗法其滯魂魄籌悒而不得信歟或論死未死者之有遺情歟或倖不論死者之有遺法歟或獄吏逮胥禦之弗良致顛墜歟或噫氣率發而偶

值神無意焉未可知也獨以為神與某俱寄此園土之責神責其幽而吾責其明神責其久而吾責其暫吾眡神道不相干為責一爾主上閔念蠢愚之其禍布德音下有司錄未減者雖大辟亦微察實而賜議焉當茲日也神母乃假以牖用事者之衷使細心而無枉耶亦不可知也某不能生死死生之乃朝夕慎干擷調醫藥廣主上好生之德以彰神之休罔敢懈神其為左右相於冥亦罔可懈

祭城隍神文

昔者

高皇帝制詔天下毋人神諸嶽瀆藪澤城隍毋以諸
侯王爵爵之自是二百餘年諸嶽瀆藪澤城隍之神
洗滌其繆守分一志以大庇民而青州之城隍其神
為九牧之一甚尊貴靈異不偶不佞則聞嚮有司以
神宮越在西郭門外於故實不稱廼改築焉而神之
故宮猶寘未徹一二鄉峻父老耄昏於念賈福淫禍
奔走皇惑勞牲濁酤娑娑之舞非期而謁比於叢林
且謂有新舊神焉其新小而舊大使人舍於內而外
趣不佞即 天子設郡真二千石乃復有假守耦而
治叅令互事其何以統齊耳目教民忠也敬下其議
郡郡下兩學博士弟子咸曰毀之便先大夫管仲功
德於齊民甚深即祠祠焉乃一二鄉峻父老耄未改耄
昏好辭媚神詳易指曰非敢謂有新舊也神所游衍
假而聽政毀諸已乎不已無年災及使者於乎神所
云聰明正直而一之者也今像於此復尸於彼賈福
禍淫奔走皇惑莫知適從是二神也人神之不可而
以二神為甚亡謂不取夫令神赫然臨之而草木狐
兔精狀變怪強魄橫厲剽殺其似以號召民又神所
大誅也不佞敢具言之神神其牖一二鄉峻父老通
其耄昏悉屏逐群為妖者以光揚我

高皇帝之化母令得以二端窺神不佞皇恐死罪死罪

祈雨文

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都御史王某謹具辦香束帛敬告于風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曰都御史無似以天子命領鄖節其荆襄漢南之山川土田人民皆與神共之今旱自五月至六月矣禾黍之地高者蟹螺而卑者阻如日夜恃雨以為命而不能希涓滴之賜今土尺坼而膏寸涸本下萎而末上焦其父老子弟食寢之弗遑以為歲憂夫天下稱名山者無踰玄

嶽而稱名江者無踰漢其神當最靈而又尊貴即父老子弟之所循省以為最媚事者亦無如神神不當坐視其困也且天子方齋明其德以奉上帝惠鮮小民百執事精白一心恪共乃司神罔時恫矣即都御史之不蔽職而神督過之亦不當以移於民也都御史今貶車服減騶從從事於壇壝而敬與神約其惠我甘霖三日以起焦枯當從父老子弟百拜稽首以謝神之天貺而光昭其威德抑語云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意者神乃不能得之歲耶都御史無似尚能以五郡吏民請命天子而神不能以五郡吏民

請命 上帝者未之有也神其鑒之鑒之

謝雨文

嗚呼二五之靈其用為神神佐上帝以宰生民帝有
至仁神寔僕之凡此滂沱疇非帝仁民有大命神實
柄之凡此淋漓疇非民命茲惟長羸魁為戎首如疵
如焚鑠石焦畝單辭朝聞夕奏網緼漢江立波叅嶺
蒸雲龜者為合朽者為腴什者為起
將收其絲
驟米其滴歷歷匪雨之滴實生民食
霏霏匪雨之絲寔生民衣貞寔無良之
神休脫我于責諸二千石黃墨綬吏
不滌心以承
神賜田畷里父率其子女崩角厥稽式歌且舞人亦
有言欲而不貪貞有百城神澤所覃勉勉我皇祗恭
惠矜毋使雲漢流歌中興



丹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奏疏 五道

應

詔陳言疏

原任山東按察司副使致仕臣王世貞謹

奏臣伏觀隆慶二年三月

詔書內一款朝政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臣竊
惟

丹州山人稿

世經堂刊

皇上以

聖睿之資當鼎革之際委用良佐詢召耆碩挽國是於將非收人心於既渙大法小廉朝野垂謐而

又

濡然下德音求讜論此誠古

帝王之

盛典臣向隅餘生猥伏草野過蒙濬拔復領事寄而夙邁疾厲委頓不前長負生成銜

恩丘壑苟有一得敢

愛其愚伏惟

謹後乘無狗馬趨肥之嗜

御極十八年

貢獻裁損殆盡行幸稀簡昧爽視

朝退

御經筵咨詢治道暇則

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相與講析政要較求畫一以故

聖聰日啟萬機益練少詹事王鏊嘗講文王不敢盤於游畋章有所指摘退

朝即

召中人李廣戒勅之曰今日講臣言殆為汝等宜自
省勿貽後悔學士張元禎

上太極圖說亟讀之且讀且歎曰天生斯人以開朕
也中人為

皇后治袍

請開廣東珠池

特命內庫擇藏珠為之而以責中人曰若不過欲自
得珠不思困吾赤子耶員外郎李夢陽

上疏忤

旨左右

明主不遺蕪莠之微小臣遂忘尸祝之戒謹列為八
事上

請倘以為可采

俯賜納用臣愚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懇切頓望
之至為此

計開

一法

祖宗以弘

聖德臣竊惟我

祖宗功莫盛於

太祖高皇帝德莫盛於

孝宗敬皇帝

高皇帝業由開創政多更始臣愚不妄

瀆至於

孝宗皇帝承

列聖之貽範而不顯之深仁

厚澤淪浹民志迨於今過一甲子而謳謠之不衰

臣不佞

請舉其一二以告

孝宗皇帝簡素恬穆後宮無偏私聲豔之寵節儉敦

請加杖責不許曰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

臣名耳凡九卿大臣不輕更易以年至

致仕者進階

賜金續以與廩偶遇糴彈即為溫慰聽自陳乞休以

故當時大臣寅恭狗法無自私求避之

念言官精白靖獻戒愼訐刻覈之風宮

府一體朝野救寧即詩書所稱曷以加

焉臣願我

皇上深唯而憲述之或

命輔臣紬繹金匱之秘於

孝宗皇帝聖政略成一編朝夕呈覽以為

聖德之助臣愚不勝惓惓

一正殿名以尊治體臣竊惟

太祖高皇帝恭行

天討掃逐胡元登極之後名其

大朝門曰奉

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

詔赦誥勅俱以奉

天冠之明

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

上無所往而非奉天也革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

成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

太祖之舊

先帝偶創鬱攸暫新耳目未幾晏駕御史往有所陳

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圖治在乎法祖大孝貴乎成

親

皇上為上帝元子可一日而不奉繼

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

霽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號以昭象魏之重

或以華蓋謹身二殿左右各門存

皇極殿等名以慰羨牆之思臣愚不勝惓惓

一酌恩義以處

宗室臣於嘉靖二十九年遇故脩玉牒臣云自

親王而下至庶人已未名者幾三萬位又二十年

矣可得五萬位今

周府已近四千位

韓府亦千餘位雖竭天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

源源之產徃者聞禮部會議裁省經制

臣愚越在草莽不能盡識竊以為

國家待

宗室之意徃徃傷於用恩其待

宗室之法徃徃傷於用義夫族屬至於奉國將軍

亦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世

世不絕所謂傷於用恩者也雖其疎者

皆

高帝及

列聖後也無罪而困之於一城而絕其仕進之路所

謂傷於用義者也伏望

皇上下禮部及府部大臣會議於奉國將軍諸子俱

聽免其祿秩分居附近州縣廢箸之日
仍照

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徭役終身使得畢力農
賈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試聽為
南京及司府州縣等官一應

宗室年至五十量與本等服色冠帶其

周韓二府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封雲南廣西四川
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度幾少甦中
上之民且獲安

天族之養再照各

宗室命名俱限金木水火土字樣以致重復互犯
創造生澁自今而後係中尉以下止從
上字定名其下不拘何字非唯可免重
復創造之苦抑亦少寓親疎之別或謂
事體重大或謂關係典章臣竊以為及
今不處十年之後將有不勝其弊者矣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唯

皇上銳然行之臣愚不勝惓惓

一寬禁例以求才哲竊惟

王府親戚不得為京朝官原非

祖宗甲令止是宣德年中

奉府永興王欲以女女通政使李錫子詔謂錫見居喉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書屠瀟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以輔係

王親創為此例出輔參政鬱邑以沒夫屠瀟脩區區之小忿而使

國家負猜疑

宗室之咎狹賢才進用之途臣以為瀟非純臣也大學士楊一清先後建言頗有次第而新貴人張桂等謂一清有所援引用浮

言沮之迄今未復

天潢流派繩繩無已屬在

國親其麗不億即有竒謀石畫不得與

廟廊之議干城腹心不得膺保障之托以

皇上之側席思治求士草野而碩乃畫才於

聖世甚無謂也且今

宗藩之最鉅者不過以財自娛如江南一富室而已豈有鈞結黨與為

國家憂如梁孝燕刺者乎伏乞下臣所言于吏部

今後凡係

王國親屬一體照常陞用京職毋得壅闕庶幾
國家宏蕩蕩平平之政
宗親無戚戚具爾之歎臣愚不勝惓惓

一脩典章以昭

國紀臣竊惟

大明會典一書實我

祖宗經世大法百司庶僚奉而行之可以傳示永永
而時涉變通事多損益先該嘉靖二十
九年間脩完

進呈不知何緣廢閣然自三十年以後隆慶二年

以前中間典儀之更革兵制之裁定財
賦之出納又有不容於不脩者臣愚欲

命內閣輔臣作速更訂進

御頒行至於法司上情

天威下媚政府以意為師顛倒三尺或䟽辭引

二王而比以詐傳

令旨或出題涉風諫而比以子罵父或奉

旨延遲而比以棄毀

詔書或奏事欠實而比以衝突儀仗舞文弄法不可

枚舉亦宜

明旨禁革著之會典中永以為戒臣又唯

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間至永樂元年尚有
關漏未載夫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唐
不以武氏而廢實錄何者明天下不可
一日無史也臣愚欲下

內閣諸耆碩臣考究革除年間事跡別為一書附
之國史之末其侍講方孝孺尚書鐵鉉
殞身滅族以衛

社稷宜鑒其吠堯之忠

賜以易名之典他若尚書齊泰等亦要明著功罪以

示勸懲其於

國家治體關係非細臣愚不勝惓惓

一推

德意以昭大勸前奉隆慶元年

詔書旌錄言事及查舉

先朝大臣卹典海內士大夫欣然加額思奮其忠力
以為

國家風厲一世之典無或過於此或有事涉遐遠
或於格小有未合者臣

請蠶其一得以備財擇

高皇帝時開國諸公侯自中山開平岐陽諸

王外功莫大於韓國公李善長頴國公傅友德宋

國公馮勝德慶侯廖永忠善長籌握轉
餉之功不下於鄼留中間以嫌疑獲罪
王國用辨之甚詳友德等戡定蕩闢之
績遠過於絳灌卒老牖下而時屬戡戮
未蒙易名之典

文皇帝北伐時失律者主帥丘福耳而同安侯火真
等罵賊力戰以死其忠節皦皦著實錄
中臣以為此諸臣者宜優加贈謚者也

徵士吳與弼刻行追古力辭宮秩其高
風足以廉頑而起懦翰林檢討陳獻章
潛心聖傳化行里閭其緒言足以繼往
而開來副使李夢陽何景明再

上讜言力持權豎氣節足以彰

明國是文章足以潤色

皇猷臣以為數臣者宜

持褒以謚者也故給事中陸粲吏部郎中薛蕙一則
上言典禮一則糾論權奸相繼謫罷中間粲嘗量移
邑令蕙則引疾乞休以故於例小有不

合然其直節傲行何可遺也臣以為此
二臣者宜量予以贈者也夫旌及於遠
則潛德者思奮旌逮於下則位卑者勉
脩一舉而勵世之善備焉臣愚不勝悵
悵

一昭爵賞以徠異勲臣見

先帝時復開國六王之後俱為列侯所以張大
國恩率厲士氣至隆厚也今虜無歲不犯邊
國家之財用稍絀謂宜提空名以鼓舞之而上不
為異格以待下下不為異勲以報上斤

斤守利印之故規而欲責人以撻伐之
奇烈臣以為萬無是理且王守仁在

武廟時提烏合一旅生縛逆濬致之闕下而區區
伯爵始見格于悍宰今復沮於多言夫
書生不諳典故謂伯爵為至重不知今
世世稱伯者不下數十人曷不取其祖
宗時鐵券校之其功不過下一城破一
軍而止有能如王守仁者乎

皇上幸下臣言更兵二部會議若守仁者予之世封
其

高帝功臣如前所舉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亦宜并下所司講求所以中廢之故取其嫡系量復封爵明告天下有能驅滅北虜大者公小者伯世世勿奪數年之間能無長平冠軍出而應詔者乎臣愚不勝惓惓

一練兵實以重根本臣見節年防秋延綏固原將士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為之痛心而太倉歲漕四百萬石以養疲瘵無用之士為之扼腕且

京師與薊邊呼吸相應臂指互使其勢與他鎮不同臣愚欲望

皇上勅下兵部分委御史等官於陝西各邊不分軍丁舍餘精選五千餘名宣大遼東精選三千餘名以為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等處精選三千餘名浙江義烏等處精選二千餘名兩廣楚蜀土兵精選二千餘名以為步兵仍於團營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選一萬五千餘名合三萬人分為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

芳者統之

明詔內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
分領哨掖日逐演練嚴其賞罰一遇聲
息令其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陝西每
歲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
御史將京營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清查
其老弱者黜退見闕者停補至於錦衣
一衛冗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歲可得
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
精兵不唯薊鎮緩急有賴而

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周世宗宋藝祖嘗
行此法兵以寢強戰無不勝臣愚不勝

惓惓

地方水患懇乞

天恩大賜蠲恤以培

國本以寬民命疏

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臣王世貞奏臣分
守所屬杭嘉湖三府先自五月至六月終霖雨
不息洪水為災小民旦暮車庠寢食不遑財力
俱困當即具呈馳報提督都御史谷中虛行臣

會同分巡道查勘間至閏六月十四日風雨大作連三日夜山水暴下湖水暴長隄岸衝決室廬頽壞渰死民命漂泊牲畜什物不計其數汗邪之地匯為巨浸綿桑之區推折如楮流移比屋號哭填道各州縣拯惜文移與軍民災狀擁懇先後不下數千百紙臣躬親踏勘當據父老泣稱比之嘉靖四十年水災更重與正德五年彷彿等情緣湖州地方極卑受災尤重不惟國課無賴抑且民命可憫欲候各州縣勘報細數方行題

請有違

奏限就徑具呈都御史谷中虛乞賜平為具奏將題過日期寬恤緣由示下榜諭慰安民心間又據湖州府申稱浙西杭嘉湖三府雖均為東南財賦之區杭州原無白糧嘉興夏稅數少惟本府稅糧兼重又當二府下流西受天目山水之衝激北連太湖逆流之漲溢一夕千里漫為大洋且地形釜底停蓄久而難洩凡遇水災自來較杭嘉二府特甚隨查各卷正德五年府屬水災題奉

欽依止徵白糧二萬七千餘石其餘正改兌與徐州
南京各倉庫糧米共四十萬石零蠲免六分餘
四分正米折銀五錢存留盡數蠲免又查嘉靖
四十年水災未勘分數之先奉撫按并總督糧
諸都察院會

題本府災傷獨重存留全免起運減免之外漕糧
仍派改折大半察存可查今遇水災比前尤重
茲已高低覆沒顆粒無收有秋絕望民命

國租咸失仰賴切念東南貢賦之民不幸而罹災
沴譬諸子孫竭力以養父祖其子孫貼疾危亡

忍不投諸藥石以全其生乎通查本府本折糧
米四十六萬九千有奇遽欲取償於渺茫白糧
之中脫至告報后期戶部會計無據槩行徵派
官軍臨倉逼索豈無脫中之虞貧民徒事鞭笞
將啓剥床之禍縱使守令身當其罪亦無補益
乞念災傷獨重早為題

請特憐區處蠲免起運之半仍賜漕糧改折其存留
并戶工二部額料坐派工料軍餉等項盡

賜蠲除間里有更生之望地方消意外之虞等因到
臣及據杭州嘉興二府各查報被災分數不等

通行具呈都御史谷中虛蒙批浙西地方遭重
大水災百姓疾苦甚矣本院即具大畧題
知仰該道仍會勘明實作速報繳照得前項三府災
傷湖州重大緣由既經都御史谷中虛題

請蠲恤臣不當復贅蕪詞上瀆

天聽但念方今

國用詘乏邊費浩繁司農大臣勢不容已必用會
計已定緩不及事為辭縱有寬免不過存留欲
以涓滴之恩為天地之澤流亡展轉盜賊繼之
臣忝司守土蒿目驚心安敢不言以誤

國計臣竊謂

自上雖富有四海而

重六師

宗廟百官之所藉給者湖嘉杭及直隸之蘇松常
六郡而已自二十年来倭變起而草莽之臣十
不被寇者一二耳

工海餉供億浩繁而民之囊橐存者十無一矣郡
邑之所鳩積與獄訟之餘餒四御史出而掃地
無餘矣今欲賑貸則自司府而下倉庫之蓄一
空欲勸借則自一二巨室外閭閻之積如掃臣

實憂之痛之計無所出傳曰竭澤而漁雖必得
魚明年無魚况澤竭而魚未必得乎臣愚不佞
竊意

皇上有文景之寬仁而民不沾

賜租之惠有文景之恭儉而

國不見陳因之富者所由来固非一朝一夕然其
故可思而其事尚可為也伏惟

皇上幸念東南為

國家之本根小民為父母之赤子下該部作速計
議將湖州起運錢糧曲免一半漕糧六分改折

存留通

賜蠲除杭嘉二府或免起運十分之三或議改漕糧
十分之四如起運必不可免通議停止以候明
後歲豐熟帶徵其一應顏料加派織造等項悉
暫停革若以邊需

國用不足為虞

皇上但責司計言事諸臣悉心奉法清查

內府內官

御用大小各監局錢糧毋得欺隱嚴覈京營行伍務
要實在沙汰錦衣諸衛寄籍老弱及

內府各項匠役冗食多所裁革

皇上節宮中一事之費則可以存東南數十家之產
去左右一時之蠹則可以開

國家百千年之利發一念愛人之誠則可以活千
萬人之命下一言愛人之

詔則可以收千萬人之心孟氏有云不泄邇不忘遠
臣遠臣也為民請旦夕之命

皇上無以為遠而

賜忘焉臣不勝幸甚浙西之民不勝幸甚

議處清軍事宜以實營伍以蘇民困疏

欽差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臣王世貞奏臣竊惟

國家創立衛所餘貳百年雖遣發頻仍而死竄接
踵以故藩臬郡縣清理俱有專官而時委憲臣
督察勾補良亦專且重矣然而天下之衛所卒
不充而民日以媮者何也臣自中歲趁伏田里
數從父老遊處頗得其詳大抵所甚困而無益
者莫過於遠戍遠戍之困十四在軍而十六在
民臣每見清軍之續一下其在窮邊遠裔戶弱
丁單者一遇勾攝即就拘攣沿門乞哀搏頰求

助若族丁稍衆者即不以正戶應役或脅委孱弱或購推黠壯孱弱之人往往不達戍所就斃道路即幸而達戍所而衣食鮮繼水土未服不窘而鰥則老而獨安望其能披堅執銳以禦侮一方瓜瓞枝繁以長足行伍哉至於應勾之徒稍遇壯黠則藉口亡命詐索親鄰故隱行裝坐食解伴著伍未幾或營稱齎冊或委託取裝衛官受其賄屬利彼月糧甚有解者未及門而軍已高卧於家矣至於每軍一名僉里役二名押解此輩非有腴田上訾應出踐更者也又非身

犯罪譴應流置者也使之廢廬產鬻子女獨自寒暑凌歷瘴險以與軍共一旦之命蓋至於千里之外而下產半廢矣二千里之外而下產盡廢矣三千里之外而中產亦半廢矣臣故曰天下之衛所卒不充而民日以媮者此也其便莫若從近改補夫從近改補者大約仍以天下之兵補天下之伍而伍不缺也所謂便者有四應勾之戶樂於近而不預規匿使吏胥得策一也應補伍者便於水土而不至困絕二也近則不逃逃亦易跡三也解戶不至破家四也有是四

便而二百年莫有以是

請者有三疑曰兵制也曰罪人之後也曰邊衛缺伍也今中外衛官犯私罪則調衛軍犯逃則調衛蓋不必拘原衛也遇缺絕則銷不必足原數也今其調衛者後人耳而伍不缺故於兵制無礙也其言罪人之後者不知當

高皇帝時多梁充及從征二端耳而所謂罪者或糧賦違限或工作誤式甚而至於洪永之際奏

請小有不合僚屬偶爾不和又甚而死事逮於羣從誣誤累及親友縱其身罪合而今之應補者日

以遠也又况未必其真為之後者也至於邊衛之缺伍固所當慮第不知百年以來能與虜戰而得一階半級之勲者有一清勾之卒否也楊粵之民性不耐寒秦民見行如往棄市中土之不堪邊戍蓋自古記之若其邊地之近者不改而內固可改而邊也臣嘗與清軍御史李願言之深以為然特以身被專寄官執法不敢以是

請而臣

請之也如蒙

勅下兵部查果臣言不謬通行各處清軍御史併查

本省衛所旗軍缺籍其有遠遠省分應勾解者
即於百里內外改補充伍仍行原衛所註銷其
嘉靖元年以後犯該邊衛煙瘴地面軍罪者不
在補近事內以杜姦惡僥倖之端若應解遠地
戶役責令有司量食殷庶寬議津貼毋使無辜
之民比閭受困仍嚴逃伍之條枷號調遠申緝
放之法一體完治庶幾軍伍益實民困少蘇臣
竊追一夫不獲之恥仰冀罰弗及嗣之仁不勝
惓惓

議處本鎮軍餉以資邊用改添實力以固地方

疏

題 臣查得接管卷內隆慶六年該前任都御史凌
雲翼團練步兵因慮日糧衣甲犒賞等項支用
不繼議將所屬鄖陽襄陽荊州南陽漢中五府
并商州各所屬州縣原編民壯巡檢司了兵每
十名抽扣二名工食起解戶部濟邊銀兩改留
撫治衙門作為軍餉免其解部撫治衙門原議
十名扣一民壯工食悉行停免該戶部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欽遵行各府州通年扣解鄖陽府寄
庫聽支外隨查前項軍餉額數鄖陽府屬七縣

歲該銀一千五百八十八兩八錢襄陽府屬七
州縣一千六百三十八兩八錢荊州府屬一十
三州縣二千九百五兩二錢南陽府屬一十三
州縣三千四百六十兩漢中府屬一十六州縣
四千六百八十三兩六錢商州并所屬四縣一
千八百八十六兩四錢以上通計該銀一萬六
千一百六十二兩八錢內據漢中府平利縣鎮
坪巡檢司申稱該司原額弓兵三十名奉文裁
減十四名止存十六名今又扣抽三名巡緝乏
人該都御史凌雲翼批免抽除成銀一十四

兩四錢萬曆二年該前任都御史孫應鰲看得
鄖陽府屬鄖縣房縣鄖西上津竹山五縣額編
民壯數亦不多每縣既調六十名赴鎮團操又
復與各縣一例扣解工食似覺偏累議自萬曆
二年為始停扣姑以五縣見操之兵抵作五縣
軍餉銀一千一百四兩之數萬曆三年該臣看
得荊州府屬江陵公安石首松滋四縣連年水
患重大地方多警宜減編其半以寬被災之區
而選編精壯實力各以其半為本縣操備等因
具題該兵部覆奉

欽依欽遵訖以上三府通共停免軍餉銀一千八百五十九兩七錢尚該實扣銀一萬四千四百三兩一錢節據荊州府屬地方多苦水災頻年逋負不穀原數及查本鎮團練精兵每年日糧衣甲犒賞之類用銀二千五六百兩及臣近行各州縣官快保甲人等但有當時捍禦強刦殺獲真盜及緝捕全夥有功許於軍餉內支給賞賚以一歲計之又可四五百兩大約費銀三千之數今鄖陽府庫見積銀五萬一千有奇復據荊州府知府林紹申稱府屬巴東長陽興山三縣皆無城郭可恃公安石首松滋監利宜都五縣濱臨川江水患頻仍江陵雖在附郭然而流棍輳集內而貧姦睥睨兼之先年左衛移置顯陵荆右輪戍靖州廣西榔桂以致城操之軍不滿八百披堅之士未當其半彈壓固難空虛可慮乞要將前項民壯弓兵除無城縣分徑留該縣防守江陵松滋公安石首監利枝江宜都遠安夷陵歸州十州縣扣抽壯兵或發回各縣以資捍禦或留府團操以固根本等因到臣看得荊州府宗藩萃處商賈輻集而二衛之軍疲於

遠戍臣前請抽減一半之疏未蒙

裁允邇來沙市失盜有司得以藉口商洛地方僻處深山礦徒角腦不時嘯聚該道兵力甚弱近時鎮安山陽之盜束手無措幸至金州地方散竄方始就擒以上二地防守緝捕尤宜議處臣又思之竊謂都御史凌雲翼

奏留餉邊銀兩初因本鎮空乏冀稍有資儲以備緩急固非得已今幸賴

皇上威德薄海內外罔不率服雖閭閻不無干喏之警言而萑符可少窺弄之虞其於大興似在可免

臣近奉

明旨嚴督守巡等道清理衛所屯田其所知者襄陽衛竹山所及鄖陽南陽等衛合衛所官兵廩糧一應公費外餘出子粒將來隨歲豐歉徵收到官本色可以備荒祈色可以充餉夫勢有輕重事貴變通今自數年以來每年約計日糧衣甲賞功犒勞之費不過三千餘兩而輟國家供邊之資坐之空虛不用之地即使異日或有征調而鄖陽見貯五萬餘金及歲積屯田子粒應之固沛然有餘矣其各州縣固號疲累然凌雲

翼疏 上時已獲免十名扣一之數臣不敢復求寬減下干物情唯是前開荆商一十八州縣民壯弓兵相應改編實力以資捍禦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將鄖陽府屬竹谿保康二縣十名扣二壯兵工食銀共四百八十四兩八錢襄陽府屬銀六百三十八兩八錢南陽府屬銀一千四百六十兩漢中府屬銀一千六百八十三兩六錢共計四千二百六十七兩二錢每年照舊扣解本鎮以為團練步兵日糧衣甲犒賞併備地方緩急之用其襄陽府屬銀一千兩南陽府屬

銀二千兩漢中府屬銀三千兩仍照春秋二季扣解布政司類解戶部接濟邊餉荆州府屬并商州及所屬四縣各十名抽二民壯弓兵俱免扣銀改編實力在荆州府聽兵巡上荆南道在商州聽分守商洛道選作本道標下精兵與各官兵合營操練調遣其屯田清出餘羨俟造冊之後果足每歲本鎮軍餉再為

題改施行度少充軍國之資儲粗備荆商之保障不致坐糜財力置之無用臣於職守亦稍自安緣係議處本鎮軍餉以資邊用改添實力以固

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申明地方職守事宜疏

題案照先准戶部咨前事該臣題內一欵清查屯田本部覆議咨臣將叅政楊一魁清出襄陽衛開墾隱占屯地比舊加五六倍者收冊明白以定歲徵仍通行南陽商漢一體清查如見徵屯糧較之原額所少數多果係豪強隱占作何清理逃亡荒蕪作何開墾或貧軍將地市之於人作何處分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行司府將襄陽衛清出屯田收冊定額徵收及通行湖廣河南陝西各守巡屯田該道各將所屬鄖陽荆瞿均房竹夷枝長遠忠并河南南陽鄧唐陝西漢寧金沔等衛所屯田吊取原冊到官查明要見原額官軍若干真名領種屯田若干頃畝共該子粒若干逐一照冊照至丈量有無與原額相合果否勢豪侵占逃亡荒蕪召軍開墾貧軍市賣追究還官自首者免罪丈出餘地照畝陞科及照各衛所設居隔遠屯坐星散若令刻期速完未免潦草不的增損失當不能經久必須寬以月日

沿坵履畝逐一丈踏務求至當使

國儲無虧人心允服去後續准本部咨為清查邊
腹屯額及釐正洲蕩蘆課以裨

國計事該戶科都給事中光懋等題本部覆議恭
候

命下通行各省直及邊鎮督撫并咨都察院轉行各
巡按屯田御史備行各屯田道查照先今題行
事理吊取各衛所老冊備查原額軍人若干每
名原額屯地若干見今何人承種逐一挨出親
自丈量要見與舊額有無相合侵奪者即追還

官首出者免其問罪額屯既清着實整理若有
拋荒召人開墾原係成熟督率耕種務臻實效
每歲終將行過事績依期

奏報毋得仍前視為虛文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又經通行各道遵照丈
踏分別膏瘠等則盡數追究起科今據湖廣管
兵巡下荆南道右叅政楊一魁分守右叅議李
日強兵巡上荆南道副使馬文煒分委鄖陽府
通判鄒啟元推官吳譽聞鄖縣知縣李應辰房
縣知縣朱衣荊州府同知秦寵枝江縣知縣蔣

嶺河南分守汝南道右叅政李廷龍分委南陽
府同知萬通鄧州知州陳文唐縣知縣劉懋中
陝西守巡關南道右叅議李學禮副使曹當勉
分委漢中府通判劉鈇等會同各衛所掌印管
屯指揮千戶等官馮高張相等各將丈踏過鄖
陽荊州荊州右南陽漢中并襄陽共六衛均州
房縣竹山枝江鄧州唐縣六所起科畧節緣由
造報到臣查筭得清丈出各衛所屯田額外鄭
陽衛餘出屯地九百六十一頃六十八畝六分
八釐三毫起增麥米子粒七百六十八石二斗

八升一合七勺二抄四撮襄陽衛餘出屯地九
千二百五十一頃七畝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三
微五塵其起增麥米子粒除補給月糧外實餘
出三千九十六石六斗四升一合七勺八抄五
撮荊州衛餘出屯地一千一百五十四頃二十
一畝六分八釐九毫五絲起增子粒米一千六
百九十石三斗五升一合七勺二抄荊州右衛
餘出屯地七百二頃六十七畝四分三釐五絲
起增子粒米一千一百六十九石九斗七合六
勺一抄二撮南陽衛餘出屯地三百三十二頃

八十八畝八分將舊屯地均攤每頃六石加補
官軍月糧折色及薊鎮京班起解預支之數外
無餘羨漢中衛餘出屯地一百一頃五十二畝
一分四釐八毫起增麥米子粒五百三十三石
八斗一升二合三勺均州守禦千戶所餘出屯
地三百一十九頃七十六畝八釐起增麥米子
粒六百九十五石九斗六升房縣守禦千戶所
餘出屯地二百五十三頃三十七畝六分九釐
起增子粒米九百二十四石二斗三升五勺竹
山守禦千戶所餘出屯地一千三十七頃二十

二畝七分八釐六毫起增麥米子粒二千七百
九十九石九升四合七勺五抄三撮枝江守禦
千戶所餘出屯地共八十九頃五十畝八分一
釐五毫起增子粒米四百六十八石六斗九升
三合六勺守禦鄧州前千戶所餘出屯地六十
四頃五畝七釐二毫起增麥米子粒三百八十
四石三斗每石折銀四錢共銀二百五十三兩
七錢二分五釐於內動支二十一兩六錢八分
六釐補給官軍不敷糧數外餘銀一百三十二
兩三分九釐守禦唐縣右千戶所餘出屯地二

十九頃四畝一分八釐起增麥米子粒六十八石一斗二升四勺共該餘出屯地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七頃二畝四分九釐六毫一絲三微五塵各科不等共增屯糧三萬七千四百七十六石五斗二升九合八勺八抄九撮內除各衛所查補見操運糧領班各官軍月糧行糧及一應公用又守禦鄧州前所折色二十一兩六錢八分六釐湊補官軍月糧外實餘出麥米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五石九升四合三勺九抄三撮銀一百三十二兩三分九釐大槩前屯有自來不

曾清理者故餘地多有節經清理者故餘地必其清出之地又有硤瘠不等者有補舊逃荒下則者以故餘地雖見多而屯糧亦必然自未清理之先有糧在而田不知處者矣有田在而人不知主者矣有在操官軍止支七八月糧者矣衛所苦于屯卒之負而公用不支屯卒苦于衛所之後而逃亡相繼今自臣清理之後糧必屬田田必屬主一切月糧行糧俱行補足可無告匱而此外又有此屯糧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五石九升四合三勺九抄三撮銀一百三十二兩

三分之積臣又查得先該題為議處本鎮軍餉以資邊用改添實力以固地方事欲將本鎮軍餉銀一萬二百六十七兩二錢內除六千兩還邊除荆商一府一州四縣編充實力外尚存銀四千二百六十七兩二錢俟屯田完日果有盈餘悉令各州縣自行解邊不許另作本鎮軍餉該戶部題奉

欽依行臣遵照去後今據前項米麥折銀於臣軍餉已似足數但年歲豐歉不一似難取盈各衛所公用於此告給又經節年有行贓罰積穀備賑

緣軍職受詞之禁甚嚴以故所積之穀無幾臣今擬于此數三分取二每年麥米糧八千一百五十三石三斗九升六合二勺六抄二撮六圭六粒各折不等共折銀三千二百五十七兩三錢五分七釐三毫三絲五忽八微一纖八塵并鄧州所剩銀一百三十二兩三分九釐亦取二分該銀八十八兩二分四釐九毫九絲九忽九微九塵九纖九渺零解作本鎮軍餉餘一分該糧四千七十一石六斗九升八合一勺三抄一撮三圭三粒銀四十四兩一分三釐九毫九絲

九忽九微九塵九纖九渺零本折從便各留該
衛所倉庫公用備賑仍聽臣行所在守巡衙門
查盤不得侵用即今尚有瞿塘寧羗各衛忠州
等各所清查到日約計贏餘可與原數相合臣
本鎮軍餉似一毫不以煩有司而各衛所公私
之用亦無缺少矣所據右叅政楊一魁李廷龍
副使馬文煒曹當勉右叅議李日強李學禮同
知秦寵萬通通判鄒啟元劉鈇推官吳譽聞知
州陳文知縣李應辰等精心拮据筭路胥胝其
於屯績頗効勞動然亦臣子之常分臣已於

薦疏及年終考語冊內附見不敢瀆

聞欲候瞿塘等各衛所通齊類報但臣蒙

恩改官即日交代勢不能及除候完日聽接管都御

史徐學謨通前備開總撤數目造冊

奏繳青岡咨部查考外今將見到衛所屯田子粒

折色略節總數理合開報緣係節奉

欵依申明地方職守計處本鎮軍餉事為此



